

香

溪

集

三





香 溪 集

(一)

范 浚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溪 香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范 浚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壽

# 香溪集卷十四

## 進策

### 封建

自司馬遷、班固、曹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儒言封建衆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爲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不拔之道，不予者，以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亂常干紀，略無寧歲，使哀平威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覈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柳宗元之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爲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勝商，會禹而來，臣資湯武而爲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鑿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載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且先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俗不安，莫能復行於後世者，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盛典，今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爲可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絕長補短，地僅埒於曹滕，以小自重耳，撫封疆大，威懾殊俗，而不敢睥睨九鼎，懷窺覬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唐藩鎮本非錫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武俊，雖飛揚跋扈，然比衆度大，不能當唐之十一，一旦得逞，遽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

師夫以威文之強而臣於弱周。以三叛之微而僭於盛唐。是苴茅授瑞行於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雖小無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質下國者。率自王其王。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與謀曰。帝辱我王。因壁人於栢人。封建何利於漢哉。唐雖時倚鎮兵。戡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並起。是無寇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微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盜有邢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蔡帥不廷授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患已如此。況以王命之國。則其爲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強藩得拒朝命。爲僭亂。今國家以大帥臨方面。而刺史亦得職。各主其兵。方鎮雖有祿山思明之姦。終不能據一州以叛。是古今郡國之制。莫善於國家。而應變則有權。馭衆則有機。此又不可不論也。高祖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高祖如良計。捐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捐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使各自爲戰。於是信越各引兵來。夫高祖視所捐地。猶屈產之乘耳。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猶垂棘之璧。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捐之於一時。收之於後日。故能應變以濟務。馭衆以成功。此高祖所以取天下。而人莫知者也。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醜虜與僭叛所盜據地邑。尙皆堅守爲虛空之地。臣固欲以守宰爲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 御將

天下久安。兵無素備。人不知武。卒然一旦有盜賊四夷之警。海內騷動。天子與大臣。熟視廟堂之上。而不

知所爲。當饋與歎。思得良將用之。得一武力鼎士。則解衣推食。遇之惟恐不厚。操斧授柄。任之惟恐不專。握手臥內。結之惟恐不至。及夫兵連積歲。變故習熟。而爲將者。寵亦益加。權亦益盛。金多粟腐。錫予盈矣。兼印累節。品秩崇矣。左朱右紫。子孫官矣。田多膏腴。資產豐矣。高門華屋。第舍侈矣。志得意滿。偃然自安。頡頏而不爲用。於是廟堂之上。思所以御之。而不得其術。蓋始也。遇之惟恐不厚。邊薄其禮。則怨始也。任之惟恐不專。遽奪其權。則憤始也。結之惟恐不至。遽示以猜。則離。怨憤以離。則其爲患有不可言者。或謂漢高祖與武帝。深見此理。而早制之。故高祖之御將。常折其氣於初。結其心於後。武帝之御將。常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黥布歸漢。高祖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此折其氣於初。而結其心於後也。武帝使使者持方寸之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盡以諸將兵付之。然常踞廁見青。使青有天子切齒之懼。動不敢專。以和柔自媚於上。此假之權於外。而折其氣於內也。然而折其氣。所以制於任用之始。苟以偃然頡頏。則暴折之。又非所以善御人也。惟當推赤心置其腹中。務以誠感。俾之用命。賞罰明信。並用而必行。則御將之長筭也。臣聞太宗時。常命將守代州。擊虜有功。而邊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太宗一切不問。封其奏以付守代者。太宗之於將帥。可謂推赤心矣。然當時自牧伯至於士卒。稍有愆負。無或矜恕。則臣所謂務以誠感。與夫賞罰明信者。真太宗駕馭之術也。李唐用兵。有賞厚罰輕之弊。戰輒少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至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郡而去。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故兵不

脆。穀不殫而戰必挫北。夫賞重罰輕。猶致敗。況賞獨厚而罰不行。則非御將之道也。然人主於將。不但駕馭之而已。又當審其才而用之。將固有忠勇可喜者。常失於輕敵。而寡謀。漢李廣才氣無雙。與虜确。而公孫昆邪。慮其自負。賈復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夏侯淵戰雖屢勝。魏武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然則忠勇而不知怯者。又當戒以輕敵。亦使將帥知朝廷知之。盡其才也。

賞功

爵祿。天下之公器。非人君所私有也。是故古者明君之於爵祿。苟不當用。則雖微秩輕賜。未嘗有所虛授。苟不當斬。則雖高位大官。未嘗有所顧惜。韓昭侯使人藏敝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甚矣。敝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嘔有爲嘔。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漢高祖擊陳豨。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地皆豨。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故方其不當用。則韓昭侯一敝袴。猶須藏之。必以待有功。方其不當斬。則漢高祖之四千戶。雖以封未有功之人。於事爲宜。此古人厲世磨鈍之至術也。方今爵祿。蓋有不當用而虛授。不當斬而顧惜者。竊以爲有厲世磨鈍之具。而不能用。用而不得其當。則人心有所不服。欲忠之臣。有所未勸。爰自軍興以來。賞功所司。初無稽覈。或虛張首功。或增叙勳績。或緣世竄名。或行賂冒奏。斷筋絕骨。先登陷陣。搴旗折馘之人。未必見旌異。殞身喪元。膏流節離。忘私死事之家。未必蒙隱卹。凡所補授。下

而至於校尉。上而至於橫行。車載斗量。不可筭數。未必皆殊勳異効之人。往往僞濫不公。十嘗五六。彼困無援。貧無資者。雖績用章著。文據顯白。吏方邀索賕謝。難問百緒。彌年累歲。終不霽賞。莫之告語。相與怨歎。使義夫節士。遲疑於立功。顧慮於身後。每視叨名冒祿者。抵掌憤吒。爲之不平。此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昔唐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面先鋒當矢石狀。擢肅政臺中丞。及張仁愿問其破敵曲折。而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行賞之妄。有至於此。向非仁愿窮訊。則承景爲第一功。何由知其不實。此賞功所以貴乎精覈也。漢趙忠論討黃巾功。甄舉謂之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而南容終亦不得封。夫以一傅變之不賞。遂使天下失望。今有功而見遺亦多矣。將何以慰天下之望。而服其心。謂朝廷於爵祿有所慎用耶。則濫賞者不加察。有所輕用耶。則宜賞者不加恤。臣故曰。有不當用而虛授。有不當靳而顧惜者。又若四方之士。詣闕上封。或徒步千里。奏書百牘。越月踰時。客食旅次。豈無去故鄉之念。豈無懷親愛之心。抗直辭。觸忌諱。豈無干不測之懼。徒以感慨憤發。思濟時艱。心不忘忠。惓惓爲此。彼其所陳。借皆荒唐之狂言。瑣屑之常談。猶當間一召見。時加諮詢。捐斗升之祿。輕束帛之賜。以求庶言。以通治道。況夫愚者有千慮之得。負薪有廊廟之言。亦豈無一策爲可取。一事爲可効。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曾未聞顯賞嘉謀。族甄讜論。使天下聞風增勵。爭輸厥誠。以收羣策。而輔中興。此復何也。三歲仕子。動以千數。諸生由科第進。動以百數。雜流入仕。且不知歲幾何人。顧獨於獻言者。深吝而不予。此又天下所以欲忠而未勸也。臣願明詔有司。精覈功賞。俾無濫被。與其濫被無補之人。不若以報



有勞而未論。有屈而未伸者。又不若酬善言以勸策士。則厲世磨鈍之至術也。

勸武

國家之制。武臣自借職卽班。先文資之六階。自餘亦多右武。雖中更承平。修官制猶不改也。此非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乎。蓋時方艱難。寵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豐祿。揖美官。天下既定。包戈歸馬。則前侯舊將。投閑置散。與老校退卒等遇之。滅然若土梗游塵。則非所以勸武功備後患也。是以多難之世。將士雖或奮身出力。往往咸懷後慮。而不遂盡敵。謂優游養寇。足爲己資。使寇不滅。則己之取重於世不已。故常坐甲擁衆。安視虺豕荐食。忍而不擊。或破賊垂盡。不卽芟夷。因使困獸踰而復起。爲世大患。唐劉巨容敗黃巢於荊門。轉鬪一舍。捕逐虜獲。率十俘八。巢力窮矣。諸將欲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卽忌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而呂用之說高駢亦云。公勳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爲不朽資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於平時。以備後患。故巨容駢等。皆縱賊不盡誅。使巢得復熾。遂陷兩京。毒流天下。然則國家官制右武。雖更承平。猶不之改。真勸武功備後患之深意也。臣竊惟將士。從陛下中興戰伐。使問關有年。雖出忠義。然其計不能無望於安平休息。仰事俯育。爲溫飽計也。願陛下明祖宗右武之意。詔諭諸軍。約剋復中原日。應將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賞外。各隨官資。增給本俸之半。以終其身。爲武功勸。則皆將相謂曰。往當無虞。時國家已尙武。今又約我增俸。誠能盡敵。當安坐取富貴耳。將見人思自奮。撫劍慷慨。志馳賊庭而心醴之矣。又

何有養寇哉。臣又觀行軍出師。老弱隨之。爲戰士累。似未爲得。漢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婦隨軍者。大匿車中。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士卒妻婦匿車中。猶鼓不起。況連營踵其後。兵氣當如何哉。唐韓洪以名姝遺李光顏。光顏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以是知昔人用兵。將率皆去室家。而卽行陣也。今下若以諸軍家屬。分置江浙諸郡。使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戰。而後不顧家。一利。散處就糧。省轉餉之費。二利。家屬留居。人有固志。三利。雖名老弱。猶可以彈壓諸郡。使鼠竊不敢發。四利。仍敕所至州郡。優加撫存。廩給以時。無令匱乏。則將士感激。思報上賜矣。昔唐柳公綽。以御史中丞。爲鄂州觀察使。詔發卒五千。討蔡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死。生。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今誠使諸州郡。盡如公綽。則分置諸軍家屬。皆將如歸。是亦武功之勸也。

### 募兵

古者兵法。起於井田。故有寓兵。無募兵。後世兵農兩分。則兵不足而募。亦其宜也。漢高祖與楚相距五歲。數失軍亡衆。而蕭何常從關中遣士卒補其處。至發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耿弇謂光武曰。吏士死亡者多。願居上谷。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因與吳漢北收幽州十部兵。從光武擊破銅馬等。高光定天下。皆益兵以成功。今方克復土宇。用兵伊始。宜廣召募。以備戎行之闕。則其說有二。一曰義勇之士。二曰死事之孤。且家鶴膝。戶犀渠。江東之習俗也。項羽所以雄諸侯。孫權所以破曹公。皆東吳兵。至於戈船下瀨。蹈輪鼓。

水角長技於波濤中。又莫如吳人。加以閩地山險。俗皆趨捷伉健。白挺長鑊。操以奮呼。焱銳莫當。又楚人剽輕。先登陷陣。出入若飛。募而教之。皆爲勝兵。往歲狂虜乘間犯浙右。所過爲鄉社掩格。俘斬甚衆。此以見江東之士。膽勇有餘。使當虜人。往往得利。臣願明詔江淮閩浙。募敢勇士。願効忠者。無拘數額。發詣行朝。各以路分。聚爲一軍。勿黥面。勿刺手。第隨州郡。類結火伍。日加訓練。此義勇之士也。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灌夫欲報父仇。披甲持戟。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鬪志彌厲。蓋人有復讎之心。雖萬死不顧。因而用之。必能有功。臣願明詔諸道。募欲殺賊報仇者。所在州縣。厚恤其家。與之資糧。遣詣行朝。亦聚爲一軍。勿黥面。勿刺手。其人平居抱憤。欲釋憾於賊。而力不能。一來應募。必誓捐軀。自無逋亡。但當教以坐作進退。使習熟金鼓。此死事之孤也。或曰。昔吳周祇欲於鄱陽召募。陸遜以鄱陽郡民易動難安。召之恐致賊寇。祇固陳取之。而吳遽等果亂。今欲召募。得無有吳遽之變乎。臣謂此殆欲以一噎而廢食也。且彼一時。此一時。安可同哉。陸遜料當時召募易動難安之民。臣亦策今日召募。可以安未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比年尤盛。縣村帶落。比屋有之。爲渠首者。家於窮山僻谷。夜則嘯集徒衆。以神恠相誑誘。遲明散去。煙消鳥沒。究之則鬼迹。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固蔓連。勢已潛熾。其人類多姦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吳遽未必跳梁於今。而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姦豪橫猾之人。居心好動。殆非蒔桑秉耒。低首安作。爲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蝮。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蠲病。苟棄不用。日以滋息。則緣墉宵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而

收用之亦已時病之細術也。



# 香溪集卷十五

## 進策

###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用可省者。原闕一百三十五字。以爲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總核名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況存不急之官。以蠹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薛元超爲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爲中書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無益。而爲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斲之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省。顧或益增之。棲遲間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非勳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饋檄。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以官稱行呼唱。而不釐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非冗官爲無

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卑辭重幣，奉野心之（原闕九十七字）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犬羊之貪，求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荐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袷綺衣，赤綈綠繒，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爲流涕，使誼復生今日，見吾中國金縢入虜廷者，如此其腆，虜人之凌縱，如此其甚，殆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往爲屈辱，而今爲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而今爲割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爲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爲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爲重錢而病難用。欲爲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盛時，諸道冶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積，累百鉅萬。又常平儲資，大郡無慮四五十萬緡，次猶半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所至貫朽，庫府充牣。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實藏之官，槩以天下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旣虛，私利又窶，公私俱匱。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耗者，有五說焉。運艘買舶，絕江浮海，濤波覆沒，一也。

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爍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含死。瘞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廣。四也。禁令不嚴。而破爲銅器者衆。五也。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耗之甚者。而爲之禁。今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資錢以爲用。則泄之疆場。願詔諸軍。各加禁察。或可以金若銀帛易錢費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爲器。則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爲利。太祖時。有司請行銅禁於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鐘磬鐸。餗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今儻遵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無復破錢爲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鑄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穀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旣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於東南者益衆。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爲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衆。且穀所積儲。皆豪民大家。乘時微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此鑄雖乏。而物不爲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



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爲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飢。臣亦以爲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糶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食貨有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於有司。使豪民足穀者。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爲平糶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小飢。而發其斂。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壽昌爲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甚便之。臣謂宜酌取悝壽昌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糶斛數。制爲定額。亦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亟行廣糶。必以時價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躍。則少損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糶貲。以爲當歲糶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斂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固閉困廩。挾所蓄以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略

也。若夫創制作法，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或曰：官自糴取，與民爲市，得無擾乎？臣曰：民無抑糴，官無強糴，損價以便民，得羨以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下以檢姦豪，惠貧弱，誠見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斂，不猶愈乎？唐德宗時，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嘗不以斂散之權，與夫平糴以利人爲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邪？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剝下爲言，所謂柄鑿萬端，窮朝抵暮，千按百牘，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舉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國用豐。程異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元琇判度支，方蝗旱而不增一賦，軍興皆濟。是數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輸哉？亦得夫斂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糴直之說，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 實惠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人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馭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輕，効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下猜阻，日以攜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

誠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暴者。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旣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敕云。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爲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逋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剝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爲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異時之虛文。徒掛牆壁爲也。蓋有華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更易。不一二歲。衆弊紛然。仍爲虛文。初無實惠。雖復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尙勤聖慮。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饑戶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餬口。旣迫於飢寒矣。而追胥督吏。臨門譴呵。責以不可得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鷄栖豚穿。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剝膚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載石量矣。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其橫被侵奪。怨憤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操瓢囊流轉爲溝中瘠而已。可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虛名。爲胥吏漁奪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爲貧民無窮之利。況夫逋

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顧所責既多。終無可輸。破數少償。則懼應盡入。因厚以賂謝。杵請吏曹。雖毛銖無入。官者是。又徒爲瘠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欠。可蠲除者。自何年爲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卽削籍。後復責償爲姦者。重加竄罰。庶幾民需實惠。知朝廷赦令。誠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爲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哉。

### 除盜

歲適旱蝗。民不賴生。脫死自救。攫金奪餉。而不知愧。甚則羣行爲姦。依憑狐邱。棲宿兔穴。此其爲盜。蓋迫於不得已耳。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衆。大而翺翔轉寇。噬螫齊民。小而攻據城邑。鷓鴣觀變。此其爲盜。又可闊略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豪姦巨猾。不惟闊略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衆者。相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馬。旣飽其志。顧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會從。坐邀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許。惟懼賊心之小忤。而不卽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往往朝黃巾。暮紫綬。斬木揭竿之徒。搢笏曳履。鴈行於士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猖暴。攻劫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中興顯顯。爲古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晉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遂無強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斧。故其弊流於後世。有遵養時賊之譏。唐肅宗時。平盧裨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

授以旄節。故其弊流於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雖稱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英威雄斷。總攬權綱。羣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況輕與之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爲王郎乞降。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羣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啓姦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爲戒。而以漢光武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遵養姑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可。巢請爲是。以時人咎攜爲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爲一劇賊耳。寇賊姦宄。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嘗有也。儻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寇賊而秉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恣肆。則雖得旄鉞。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爲遵養姑息之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除盜之先務也。

# 香溪集卷十六

記

## 慎獨齋記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衽。巧進趨。騁辭辯。誰不欲使人謂己士君子也。然而卒多不免爲常人。至或陷於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殆非一物。曉然知善之可好。而棄弗爲。是自欺。曉然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知有是過。而吝不改。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實不知行。而徒欲有聞焉。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言浮於行。而言之不作。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餘所謂自欺之目。殆未可殫言。而遽數也。而好欺者。動欲飾詐以欺人。殊不知一日之間。百念紛起。所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曾不十一。又其欺人者。必詭譎不情。不情則未能欺人。而實先自欺也。彼好欺者。終以弗思而安之。得爲常人幸矣。幾何其不陷於大惡耶。禮記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

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己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心有自匿不慊之微情。呈露於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爲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子之所爲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居室也。昔者海上之人。每旦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以百數。其父曰。汝取漚鳥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蓋其有取之之心。一萌於中。雖不自知態度之異。而漚鳥知其異焉。心之隱微。禽類猶覺之。而謂人不我覺可乎。是以古之學者。皆知慎獨。雖用心於幽闇無人之地。亦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季札解劍繫徐君之冢樹而去。曰。始吾心許之矣。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心欲劍。季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嗟夫。世之面謾而有諾責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正子春之執喪。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夫五日不食。出於詭僞而非其情者。子春其心知之。誰得而知之。子春乃以詭僞自訟。若有莫大之悔。嗟乎。世之矯激盜名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倫謂人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倫之詐。不視子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誰得而知之。倫乃自以爲私。而顯言於人。無毫髮隱焉。嗟乎。世之視人以詐而終匿其情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着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闇室。夫着屐既過誤。又當暮夜。長之不自言。誰得而知之。乃以侮闇室。

爲甚負。固欲自列。嗟乎。世之幸人所不睹。而肆爲不義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長之乎。歷觀古之學者。能慎獨不自欺。其人固亦多矣。而予獨以四人稱。蓋舉其有會於吾心者。將書諸座右。爲旦暮起處之戒。庶幾於前所謂自欺之目。可以深思而力去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夫不睹不聞。所謂獨也。不睹則目無與焉。不聞則耳無與焉。吾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獨也。是不可須臾離者也。故夫不睹之睹。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慎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也哉。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 養正齋記

門銘几戒。古志士所以示微慎善自修也。今人平日出門。牽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起則凌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彼且視一室如傳舍。出而入。入而出。耳豈復以古人銘戒爲事。是大惑也。盈川虞唐佐堯卿。從浚游幾十朔矣。顧其中澹而外謹。不異一日。刻意問學。知以領略爲務。歲季謁歸。且言平居定省餘暇。立屋貯書。以學名之曰養正。義取諸易。觀擇厥旨。使得持歸。且暮誦服。爲不力不逮之警。雖臥興。其敢忘乎。浚曰。子志如是。其知門銘几戒意矣。與放心不求。而徒休其身者大異。其可無說以遺子。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旣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主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曾子曰。吾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是正性，斃而後已。謂天全而命之人當全而有之。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則可以無愧於天。此曾子所以終其身欲得正也。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霜雪大擊，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鷄鳴自如。物一受其正性，且不移奪，人其可失正乎？仲尼象易於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於頤曰：養正則吉。夫頤咀物，養道也。而蒙爲物穉，欲得其養，又蒙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焉。故聖人以養正垂戒，異卦而同辭。見正之不可不養，養之不可不正也。古之人欲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蒿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睥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曰：先正其心。夫童蒙未發，心一而靜，自是養之。雖幼而壯，壯而老，將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可以用爲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於海，言水者必期於海，學未必遽至於聖，言學者必本於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子無謂養正爲淺事，其勉之哉。紹興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記。

拙懶軒記

古之君子，其持心也厚，故未嘗廣己以自多。雖至聖大賢，猶將退然自託於無能之地，非其詭謙飾遜，而貌爲此區區也。蓋不若是，則不足以持盛德而守成能。故曰：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陋。後之君子，則不然。浮躁而淺露，言華而行伐，造大足而好高，著一書便欲得宰相，捉一筆便欲斷大事。客氣虛張，過自標置。至有大署其門者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嗟乎！一

何古之君子忠厚退遜。而後之人不長者。若是其相懸乎。蓋嘗切聞之矣。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足而不學。則以爲無足學也。能無廣己以自多乎。殊不知道之深。德之奧。學問之大。會非揭流涉波者。所能測知。譬猶遡浚上下。不出於絕潢斷港。則必以爲天下之水。止是而已。因又以爲天下之觀水者。舉莫吾若。故侈然有輕天下之心。試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漫汗。不見邊靡。彼將眩掉縮。悵悔自失。愧前所見。自比於蹄涔杯坳之暇。然則世之造大好高。而過自標置者。庸非不學之過也哉。歐陽使君。我丈人行也。守臨江。廉以自持。寬不苛小。民便其政。以病丐閑。旣得請。來寓吾里之蕭寺。闢高軒。游居其間。而名之曰拙懶。浚觀使君。耆年嗜學。且暮黃卷。手之不釋。而又短章大篇。哦詠日富。此其勤且巧至矣。猶方自托於拙懶。將非審所謂學問之大。而內不自足。且法古君子所以持盛德。欲以矯世造大好高之弊乎。昔嵇叔夜自謂懶不涉學。而博覽淹該。杜子美自謂老大意拙。而詩窮天巧。崔沔名室以陋。柳子厚名堂以愚。今使君自謂拙懶。正嵇杜類也。而以名軒。又崔柳意也。當使君之在臨江也。軍書方急。元戎偏師。鼎來捷至。改轅而弭節者。交午相望。凡輦車流馬。資糧屏屨。革角蕙秆。椎牛割羊。所以征須百緒。而官無儲錢待粟。庫庾單匱。一切仰取於民。不供則乏。軍興箕斂。則人告病。於是而丐閑。又使君所以爲拙懶者歟。浚旣登軒賦詩。使君又屬以爲記。浚方鄙世俗浮薄。而樂使君獨忠厚。退然自托於無能也。不能無言。遂書之。

温州永嘉縣不欺堂記

令之職。視他官最爲近民。宵與具冠服坐堂上。進訟者而聽其要。逮日入或不得休。至以燈火臨事。凡詭情僞貌。誣讎抵調之說。紛汨於前。姦胥甚之。舞文法以佐其譎。加又令與賓客相對答。若將迓大官行李。出歸境上。無虛日。間省熟事。則吏抱簿案。袂屬以進。涉筆占押。至千數百牘。非甚競爽。不能無勞。以昏昏則罔冒面謾者。益乘之。令欲使人無欺。其艱矣哉。吾兄茂安。宰永嘉。旣踰年。惠洽禁信。門庭日靜。以無事致書香溪。告其弟浚曰。吾爲令。不以能聞。辛吾邑多士鄉。句俗無豪黠。使猶竊稍食於此。吾卽聽事之東堂。置几硯。以暇隙棲息其處。因名之曰不欺。用自警省。是非求人。不我欺。惟吾心不欺而已。子其爲我記之。浚曰。吾兄撫千室如環堵。治糾紛如寘掌。使蠹尾之吏自新。雀角之獄不聞。非不欺何以及此。抑聞古人有言。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夫誠於此。化於彼。將不令而民應之。蓋有行乎令外者矣。嬰兒生三月。前軒冕。不知欲。後斧鉞。不知畏。然而慈母之愛諭焉。蛟潛於淵。其子迎化於高陵。精微之感。殆難以言論。吾兄能無自欺。則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毗而後胥徒。視一克念。如諸羣言。患一失念。如耳道謗。不欺也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況此民其寧我欺乎。昔人論三不欺。優民不忍欺者。切嘗評之。民不忍欺。謂欲欺之而不忍。是猶有欲欺之之心。蓋三不欺。皆求乎彼。不求乎此。故雖善治如宓賤。民心之欺。猶有萌焉。彼其掣二史肘而責之書。則已旣欺矣。能使人無欲欺之之心乎。嗟夫。精誠潛通。甚於叫呼。欺不欺存乎中。疑若沉阻。未易鉤致。而諭諸人者。焯焯不可掩。昔者徐侯與管仲謀伐衛。退見衛姬。而色動。足高而氣強。衛姬知其欲伐衛也。明日見管仲。言徐而有慙色。管仲知其舍衛也。夫齊侯匿其情。

密矣。入則衛姬知之。出則管仲知之。由是以觀。人固不可欺。而欲欺人者。其不可尤也。況將使人無我欺。又甚不可。要在無自欺也。審矣。吾兄厚重簡廉。政先治己。知心不欺。不求人不我欺。是自慊之學也。於以感人人。將自化。無萌欺於心者。故浚敘所以名堂之意。併論三不欺。與夫精誠之諭。諸人者。以爲記。紹興十有六年五月一日記。

### 自牧齋記

永豐柴喆吉卿。懷鉛束書。來香溪。從予游。與之言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乎治氣養心。蓋拳拳也。既累月。告歸。覲其親。且曰。喆不佞。初不知學。然亦不敢一日忘所欲學。他日溫清之間。結茅爲齋。以居。名之曰自牧。蓋所欲學者也。願覬一言以歸。書之齋壁。用謹不逮。是耳。善誨於朝夕。而門牆不遠也。予應之曰。子知自牧之謂乎。予將廣子意而遂言之。易曰。卑以自牧。此豈惟論交當世而已哉。善學者。尙友古人於千載。而終與之齊。用此道也。世之空腹自賢者。讀書未能斷句。已下視服鄭。殆十八九爲庸人。彼惟自處於庸人。謂加於庸人足矣。故廣己以自高。然則自高者。迺所以爲卑。而卑以自牧者。迺所以崇吾德也。今夫登山者。處己高矣。仰而左右視。則巍然崔嵬者。猶在其上焉。爲學亦然。賢如孟軻。亦至矣。亦且憂不如舜。蓋古人之學。不極乎至足不止。宜其見己之卑。而未見其高也。子欲無爲庸人乎。則宜法古人用心而思企之。然後可以言自牧之道。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混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自牧之道。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慾。如

去收羣。致一不二。如惡多岐。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繫久。體正而肥。益力不已。充實光輝。且將無入而不自得。又豈復有牧之者乎。能知此。則自牧之學。必以聖賢爲師。仰大道之高邈。方積跬而履卑。眇已事之甚陋。敢虛張而自欺。顧吾子名齋之意。豈有取於斯乎。子歸矣。持是說爲自牧齋記。紹興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西溪觀魚記

西溪翁曉。致長魚於范子。受而羹之。以侑晨飢。飢竟。捫腹放步於西溪之上。時霜清水落。風收不波。潭光空明。杲日照映。下見羣魚游泳。殆可尾數。差次隨續。東西自如。范子顧而曰。嘻。向侑吾飢者。非此溪之魚乎。胡爲困於溪翁。自取脂鼎禍乎。魚方潛澄淵。浮淺瀨。隨至隨適。不知身之爲水也。水之爲身也。魚之樂亦至矣。餌雖美。其鈎實鈹。何乃貪一豆之羶腐。遂捐清冷之適。至於刳腹流腸。鬻離鬣落。糜於沸釜。豈與逐微名細利。以失無貨之軀者。同其迷乎。吾於魚有所感矣。歸舍記所感。將爲知幾者言之。

# 香溪集卷十七

記

##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今天子紹開中興。以至仁神武。戢兵靖民。億寧區夏。爰建太學。風動萬方。文治熾然。覃布遐闊。凡雜州偏郡。壯縣下邑。庠校並設。生員營宇。務爲崇盛。守長佐貳。關決學政。一或不虔。爲不任職。然以銅墨効官者。責專而事叢。不與他等。自中材處之。往往促束於文符朱墨。敲朴期會。直罅補短。救過不給。其能以養士爲念。信乎必文儒而兼通世務。然後能以化治稱也。括蒼吳君彥周。爲龍丘宰。旣蠲民瘼。乃行視黌宇。問著錄幾人。吏白廩米不繼。士至潔腹誦經。或不煖席。又負笈挈挈而它。前令熟視。欲議未遑也。令君曰。嘻。茲爲教本。予後而弗圖。是不知務。其何政之能爲。卽日按取官廢田。請於州。以爲邑之學田。歲制其收。可食數十石。太守待制張公。隨其意。許之。於是高冠侈袂。而抱方策者。相與婆娑乎崇堂邃館。商古今。引仁義。縱雄辯。而極理要。終歲賴安。令君爲諸儒。賜其厚矣哉。令君以論秀登雋科。爲文雅健。意氣兼勝。當官猶嗜學。決事得小間。卽取插架書。吟翫自娛。休暇對客於便坐。卽之退然如韋布士。雖劇談終晷。不出文字間。世固有沾沾者。朝解褐得名第。暮已氣息拂霄漢。視窮巷士如土梗矣。令君從官二十年。而氣習不

異書生時。則胷中所存有過人者。宜其注心於學宮。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見士大夫。若市里僑舊。道令君性資剛耿。清操如冰雪。秩行滿矣。而理邑規撫。不變如始至。自經賦外。一銖一粟。不忍橫索以彫其民。鋤姦剔蠹。吏率懲懼。爲脅息股弁。盜賊頑暴。革心掃跡。蓋令君文儒而通世務。知以養士勸學爲急。故化行孔易。如高屋之建瓴水也。邑士徐安節。學職徐振業等。相與具敘田事本末。謁記於某。且曰。惟我學子。伊昔羣萃。糗糲不贍。牽勉肄習。百爲勤艱。不克卒業。逮令君惠我諸生。俾旣厥心。惟問學是專。修焉而安。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哉。我有子弟。令君實飲食教誨之。惟父兄人知銜荷。謂不可諉。宜有金石刻。丕揚茂猷。願爲志之。以慰父兄弟之心。某應之曰。紀令君實德。使邑人歌詠。以無忘厥休。其寧可辭。惟令君養士。士思所以稱。宜觀夫自養者。自養正。則令君所養正矣。昔孟軻論養心爲大體。而賤養口腹。蓋是心之大。覆穹隆而載旁薄。包八荒而函萬殊。兼舉有無。一物莫之能外。其與天地流通。陰陽冥合者。曾莫見其形埒。是大體也。自養者善養乎此。而無事於區區之小體。則令君與士子兩善而咸宜。記雖不文。亦得自託於不腐。矧龍丘爲信安支邑之劇。雅稱多儒。今復漸被於美化。家修人勵。將有秀民魁士。比肩接跡。震耀於時。以光昭令君之大惠。顧不偉歟。令君名芑。今爲左宣教郎。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壬申。蘭溪范浚記。

三益齋記

學未極乎至足而止。雖顏子不能無進。況方有志而勉於行者。其汲汲於取友求益也固宜。然人知得益

在友。不知所以得益者。實在我不在彼也。昔者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以爲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闕之。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自賢。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予嘗論之。世故有虛驕傲誕。聞見未毛銖。而自大如山崖者矣。或指其微累。必盛氣艷容。辭以僞辯曰。我何尤。我何尤。則直者將見拒。彼惟許身之欺也如是。又必以人爲欺。則諒者將見疑。其自視甚侈矣。如馮夷未東。傲睨秋水。必以天下之美爲不越乎己。則多聞者將見陋。負是三失。烏能受人善言。將不得聞於耳。雖得友。猶無友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然則直諒多聞之益。豈不在我乎哉。予同郡陳九言叔永。有志而勉於行者也。家居義烏之菱塘。養親讀書。以三益名齋。而求記於予。九言予昆孫壻。且從予學久。因告之曰。凡益之道。非能贅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非僞爲也。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友直。不足於信。故友諒。末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者。皆自得之。信乎不在彼也。今子和厚而修謹。以明己事爲孜孜。予期子免夫三失而得益也。用復告子以尙論古人之益。蓋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古之所謂直諒多聞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則得益愈大。孔子嘗論直躬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論管仲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論多聞曰。闕疑而慎言其餘。又曰。擇善而從。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蓋如此。而又謂卜商好與賢己者處。端木賜好與不己者處。則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今子欲求三益友於斯世。則甚難。而尙論古人也。又甚難。皆當以孔子之說求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日。香溪范浚記。



存心齋記

壽昌邵恂子信與浚舅家有世睦焉。因舅氏見予香溪。留學於予居。其趨向甚端。其植志甚篤。一日告予以將歸。且言家之屋南有齋焉。名曰存心。覲省之餘。當復習業其處。敢問何修而可以存心乎。予應之曰。善哉。問也。昔者鄒軻言存心之說甚備。予嘗索其指歸。而知學之方。試因子而妄言之。夫君子之學本諸心。心不在焉。則視簡不見。聽諷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況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僻違。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尙安所覺哉。此君子所以汲汲於存心也。然而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憎嫉。得喪欣戚。舐望狠忿。惶迫憂懼。與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於中。汨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境。亦且顛冥迷憤。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者。不亦難乎。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於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舍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心存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所以異乎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爲其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用能於勿忘。勿助長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奧也。然則存心可以已乎。曰未也。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惟心之盡。是無心也。非無心。

也。無私心也。是道心也。道心惟微。於是而精一之。斯可以盡性矣。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心未盡焉。非所謂無心。未能盡心。烏能盡性。心未盡焉。烏知所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然則存心者。所以存天理。求盡其心而已。顏子拳拳服膺。存心之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子之心之存也。至於屢空。則嘗盡其心矣。然特屢至於空。而未能常空。爲其不違仁之心。猶存焉耳。心不違仁善矣。乃爲空之累。此毛猶有倫之謂也。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雄徒知存心。不知心存而未盡。不足以盡性。故以常操而存。爲聖人事。聖人者。寂然不動。從心而不踰矩。尙何有於操存哉。予故曰。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此非予之說也。孟軻之旨也。今吾子有志於存心。是學之始。而方求所以存之道。是存心之始。子其慎所存乎。傳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蓋事物莫不然。而心爲甚。子其可不慎哉。恂聞予言。作而曰。敢請志是說。而習之。予因爲記。俾以歸。勸之學也。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

### 訥齋記

凡人在孩抱。未能聲其意。咿嚶終日。莫喻所欲。乳保教之語。僅名東西。則家人雜然歡笑。以爲早慧。言於人。何尤哉。惟夫尙口飾舌。夸華背誕。譏議訾毀。速累召禍。於是有三緘之戒。故曰。天生人。使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狂。然則人固不能無言。惟言之慎而已。予兄子伯通。家居南偏。有齋焉。名之曰訥。求予言爲

記予多其知慎言也。而樂告之曰：華不繁者實必碩，流不寫者源必豐。言之不出，則積中之宏而深也固矣。惟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冥思慮於人奧，何暇事無益之言哉！然則君子欲訥於言，不但區區口擇期無尤違而已。今伯通也，慈旨甘友兄弟，睦宗戚，行身祇畏，其於過言亦寡矣。而拳拳焉以訥爲務，豈非有志乎用心於內故歟？孔子嘗曰：予欲無言，道至於無言至矣。彼曾子之一唯，蓋未免乎贅。況多言乎？學者欲知無言之旨，當自訥始。紹興十七年夏六月晦日。

平堂記代

法曹於州爲卑官，而其責爲最重。凡州之屬邑，有大訟舉以上府，府有司師聽而成之，報具而法曹當其罪。當平則執誅受杖，俱無冤人。一失其平，則有吞恨而死者。此其爲責不已重乎？竊嘗念刑者有成無變，君子於是乎盡心，苟不用慎，而濫爲橫入，則豈徒得罪於不可欺之氓人，將必有陰禍鬼誅，雖疾走而不得逃者，以災其身而敗其家。此古人所以抱具獄而哭者也。漢虞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恕，嘗曰：于公高門，而定國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至九卿？經後有孫升卿，位果通顯。升卿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爾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嗟乎！虞經用法平恕六十年，僅得一孫貴耳。升卿一殺不辜，遂受咎罰。其允如此，得不銘丹筆以爲決讞戒耶？某不肖，來爲永嘉法參軍，恪居惕慄，所以奉三尺者惟謹。念將自飭，卽便宇而名曰平堂。且道所以名之意，後之君子，不遑是名，則今日修椽大屋，易爲馬廐車庫，奴婢

室也必矣。尙期有以辨予心者。庶無廢於斯堂。年月姓名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代

饒於江南爲上州。撫封廣遠。畫疇疎曠。且當兵興。人力彫敝。逋畝者衆。地棄不墾。脫小弗稔。則市人菜色。越境逐食。殆爲常俗。紹興九年。歲適甚旱。粒米翔貴。人不奠處。稚耄攜抱。流穴大去。官庾單罄。莫克賑贍。吏視民散。無可奈何。冬十有二月。詔以竹左符命鎮江師。閣學程公進職一等。移鎮是邦。旣下車。條舉荒政。安集攜離。噢咻撫字。去者得歸。居者用蘇。招徠商人。臚艘尾銜。穀粟坌集。園貯市積。衍如年登。民飽以嬉。破戚爲歡。易羸爲充。惟屬邑浮梁。人獲更生。皆曰程公活我。則相與謀繪公像。建生祠於寶積佛廬。供僧祈福。以報公賜。某惟古循吏。至行異績。若大恩紀。爲百姓慕愛。則爲生立祠宇。如石相于公輩。著在前史。百世稱詠。其遺風凜凜。可想見也。然皆未若公活千里饑人。使不轉溝壑以死。則民之戴德銜惠。殆無終窮。過石相于公遠矣。某於公爲門下士。承乏是邑。樂與編氓均沐仁政。且獲挹祠宇盛事。敢記與人之詠歎。琢諸美石。揭於祠下。昭示永永。咨爾邑人。過者起敬。祝以眉壽。毋忘公恩。



# 香溪集卷十八

書

寄上李丞相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晉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不有卿佐列位。臺餽廩粟。黃金白璧。翹車高旌。足以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褰裳提履。鱗集霧會。爭先擁篲於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若淵騫求由。參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君。又不從仕於周。以徼一旦之富貴。顧獨甘心棲遲乎蒿廬壤室。飲水捽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菜色當阨。困窮顛顛。矢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而流聲光於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爲之依歸。行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舉天下之富貴。殆無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者窺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魯彥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簣結纓。泰然不動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下。號曰孔門高弟。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

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謂縱橫捭闔刑名楊墨。以求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屣而析圭。解褐而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莊之衢。持梁鮪肥。心曠意得。朱輪黃屋。從徒駕馭。馳驅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華榮。就枯槁。捨衆人之所趨。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軻爲道之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於今。千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幸而無聖賢爲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爲一時領袖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爲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鑊。摩頸伏刀鎖。相牽連趨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頽風起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王佐。勳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垂微。爲諸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焜耀於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通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踵起。爲儒先生。各以所學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得所依歸。益自懋勉。磨礪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藹然輩出。奮迹立朝。咸能侃侃正色。以忠節直道。遠猷茂業。與夫高文大冊。聲詩雅什。爲國光華。蓋亦有韓

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爲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棘。滄海橫流。士之脫於犬羊憑陵。豺虎噬食。若戶賦口斂。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有立於世者。蓋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類多簡貴自尊。非伊優面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眦。而見甄錄。彼耿介尙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萬鍾。且有所不爲。其況攝纓束衽。介徒隸而走牆屏。俯僂偵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爲殺身不足滅恥。是以浩然鶴舉。惟恐足跡見汗於權門。而有志濟時強聒自任者。亦且爲之前卻。穴豫欲依世撓節。則不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遑遑乎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明行。藏自我。不因人而作輟。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通韓愈者。爲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爲閣下勳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冀一見有輕萬戶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呂之重。誰不願遊閣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閣下所賓接。固亦多矣。儻復加之意焉。而略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褰裳提履。爭先奔走。以閣下爲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將有所不願。士非狂惑鄙陋。孰不捨衆人之所趨。而委心乎閣下者。閣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衰戡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勳名者。出爲朝廷用。閣下貴隆槐鼎。爲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礪之工。以收名於文錄。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媿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爲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



馬二蘇之續。不其休歟。浚抑嘗聞侯嬴欲就魏公子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轡。而曰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轡。欲以重之。汲黯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成名。今人以爲恥。古人以爲取重。今人以爲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嬴。貴人其能爲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於王生。貴人其能爲之結轡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與貴人抗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爲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有執贄而見。遠贄而見。修禮貌而見。與欲言而請畢事者。越千人而不倦。然則近時公卿簡貴自尊之風。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方今強虜鴟峙。神州陸沉。人墜塗炭。骸體僵暴於原野。稚耄流穴於道路。聖主膏膽九重之上。臥不安席。疆場日駭。近以江介爲守。荷戈挺刃。乘鄣望候之士。懸命鋒鏑。甲冑孕蟻虱。而不得欠伸於菴廬之下。義人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哲馳騫履。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納。與共謀所以批患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致主庇民之至計。顧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廡。夷俟踞見。至有鹽類宵興。昧旦守門。見辭關人。足趨起而不。得前者。悲夫。士固蒙恥冒詢極矣。而公卿之拒人卻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秉成當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誣一世。謂爲乏材。如李吉甫之爲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懵然莫知能否。其亦簡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

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天子側席竦意。注想閣下甚眷。而縉紳君子。逮於窟穴黎庶。莫不引頸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焉。浚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爲端歸。鳴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浚之所爲拳拳者。皆海內公願。而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走伏牆仞。再拜下風。以控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越是懼。併祈閣下恕之。

###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蓬菽。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屬趨行馬之屏。僭納里刺。屢獲侍杖履而聆警效。慰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饜太牢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於薦書。聞命悸悚。不知所爲。旣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也。浚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則以自鬻爲醜。抑嘗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省錄。狂生賤儒。習爲躁競。望高門而走謁。遽蔭戚施。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達者。未嘗求士於後進。而後進者。願獨求知於先達也。逆施倒置。聞見稔積。漸靡成俗。視爲當然。此浚所以閉關窮閭。無足跡於通貴之門。雖藿食水飲。而猶守愚抱拙不之改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宮。以接納寒素爲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躡履牆屏。欲瞻輝光。希獎飾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抱拙。

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故歟。昔人謂救漸靡之弊。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明之。閣下於今。其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鎮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天下寒素質幸也。然顧浚材智朽短。有所不能爲者。念當仰辭嚴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遽前。謹先緘牘。粗陳其愚。繼將走伏鈞屏。舒敝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儻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浚爲可教。則庶幾獲偕賓客。後陳時一進見於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蹤。固猶出入門下。他日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下原其悃悞。非詭辭爲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冒瀆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睿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於學。嘗以爲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卽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尙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蔀窮人。穿隙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爲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狃習尙。以好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能知而不嘖然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洒

然人焉者。又加鮮矣。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爲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翱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尙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翱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翱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己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爲聖爲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於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之明白不及此。旣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牆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繁言。以瀆左右。悚作惟深。

答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姿制。遠蒙書貺。勤懇荷厚意至矣。雖過相推稱。皇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望。歡喜無喻。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

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己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爲彼爲此也。豈復以禮樂之問爲愧。其後答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弘。終不掠所聞爲己。有蓋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虛心款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賈二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蓋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己有。敖誕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爲知。其肯下氣諮事於人乎。往往髻年抱惑。至華髮墮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己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於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爲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爲己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鄂華。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不撓。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目見耳聞。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

而知持後。於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使退之明此義。必不爲前言自處於弟子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講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正沍寒。不審起居。何以無階良覲。伏冀以時爲器業自重。人還遠甚。上狀率略。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不宣。

上婺州周侍郎書

浚聞古之人。闔戶高枕。與被髮救鬪者同道。蓋君子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爲己。其出也。用所以爲己者爲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學不傳。士以出處爲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自以爲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己知。固守道者所不屑。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豈不益甚矣乎。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偶世俗。未嘗妄意人之己知。不謂閣下過聽。賜之珍緘。獎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閣下者。願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賓序。乃蒙殊知。若此。信閣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寒素者大異矣。是用進伏於門牆。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以受知門下爲己私悅也。以謂閣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使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爲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惟閣下以天子從臣。

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宮。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說之末。此實閣下力振吾道。加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絜閣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爲己私悅乎。此浚所爲進見之意也。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雪釋。曠然以喜。然寒溫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錢板散鬻。若欲僕亟圖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道路。謂僞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固陋甚。妄人又欲以此浼饑之。是支離寢醜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家至人諭。苟一寓目。必洞其妄。世言薺萑亂人參。蛇牀亂藤蕪。蓋惡其似耳。使僞賦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爲我浼也。其又何辯。足下閱古今名人鉅公所爲書若集多矣。僞妄增加者。往往有之。況僕眇鄙。橫被浼饑。又胡足多怪。唐元白詩。爲時人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甚者至有盜竊姓名。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今僞賦自爲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亂間廁之患。其爲盜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近亦嘗白官司。移文建陽。破板多矣。前散鬻者。人得之。當卽以供甌覆藥楮。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之。

# 香溪集卷十九

書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攷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偷。持心以偷。則屑焉以富貴爲念。故其居窮約。則患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保寵位。若庸商賤賈之守囊橐。惓然恐或忘之。而弗獲其爲。彼其心唯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不己容也。苟朝廷以一束草置之巖廊之上。被以公袞。翼以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豪英偉特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頽風靡俗之間。灼知義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詆時相。以警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聖天子前。指彈柄臣。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聳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方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豪英偉特。非閣下其誰歟。使薦紳君子。自上三揖。下極九品。盡如閣下。則孔孟所謂義命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世矣。惜閣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伸鯁論。以劓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率爲對怨狠戾。譏非刺詆。述書著論。以興譴訕。否則自放於邱園。盃酒之間。絕口不道世事。以示曠達。夫以言不用而興譴訕。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絕口不道世事。亦非



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也。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何損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猶以爲速。且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而猶諂諂以云者。其心不忘乎。用王爲善。而欲以安齊民。是所以爲君子之心也。涖固願閣下察孟軻去齊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閣下敷奏之忠。翻然起閣下而置諸左右。以詢諮政道。浚知閣下之黜不久矣。敢布諛語。閣下其垂觀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旣數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魯於及事。夙夜忱惕。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爲僚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爲能哉。實繫相公厚德宏度。包荒容愚。不欲以遲鈍之失去士。故某亦得覲然濫吹於羣賓衆屬之末。相公之恩德。不旣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貢瞽言於鈴下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默也。士固恥於自媒。淺露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爲得也。譏蔑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此某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遺材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沈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譽暴著。無事於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鑒裁。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

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愧。彼豈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之。是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況如某辱肩下吏。且暮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爲無因。退不爲自媒。又焉得自疑而塞默乎。方今海內騷動。烽舉燧燔。甲而兵者。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督輸。而行者勞轉餉。喁然望治。蓋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非我公其爲誰。注意具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賜遽至。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亟來覲。遂復相。予則潭潭府居。若在霄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脰。仰望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眄乎。此某所謂今日爲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於一言。是某之愚。不足以辱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固爲丞相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於前者。而不見知遇。伯樂所以不顧。將不爲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聞之。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還天朝。任棟梁重。則標鑿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爲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浚聞之。君子分定於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損。故未嘗標出處爲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之心。蓋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頃。豈復於百寒暑間。校用舍得喪。爲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踔

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閣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能於強年請老。屣簪橐其如脫。眇然引身。蠶埃之外。非知性純徹。養熟而分定。不爲外物軒輊。能若是乎。浚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勳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踵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爲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心亨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浚所以夙夜願望。閣下之德容爲拳拳者也。浚生四十有九年矣。願髮已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忘懷求進之心。夫豈以是爲硜硜哉。蓋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爲人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鉤致於己者。未能窮深極遠。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內者。猶不能無疑。方且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浚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閉門造車。推而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則造車於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爲回。而皆可以爲回。至以爲己之學。造車於陋巷。則夫人而皆然也。閣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浚以造車之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閣下察之不宣。

答羅駿夫書

浦陽之別。俯仰五年。勤企可知。前日遣人。以久不聞動靜。輒寄意適道書中。爲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

荷之餘。慰浣多矣。吾友邇來爲況如何。旣當門戶。百爲勤艱。良未易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弘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旣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悶。苟可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彼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哉。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浮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坦途。況外物乎。駿夫資固穎異。然經事尙少。鄙意誠恐駿夫習前日裕餘。或不能安今日之勤艱也。謹以己所固守而自強者奉勉。惟古之人。率困厄勞苦。動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安知駿夫今日之勤艱。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以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敍。去十二月。伏領貺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尙見古人自得之意。不亟亟爲世俗趨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見知者。脫略年輩。使玷交游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心骨。口不能言。非若俗中人。感恩荷惠。喋喋稱謝爲也。涖竊嘗怪。今世貴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高者。恥下交爲世俗之差。自屈者。竊上交爲一旦之榮。貴人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執事者之於浚爲拳拳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於人。未嘗求知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

嘗古人中求之。乃今得逢於下執事。一何小人之幸歟。伏承晉遷司都。方且大用矣。願調護自重。相與一二賢君子。主盟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沒者。相與企瞻餘光。樂道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也。其庶幾乎區區夙心。感於見遇。因書如此。

答虞夢符書

邇使至。辱墜書一函。發緘疾讀。始洒然慰。中赧然作。卒之釋然以喜。浚惟違闊緊久。馳仰勤甚。忽對誨示。所不如面款者無幾。故洒然慰。又惟自語離後。曾不克裁尺帑。爲君子問。頃歲夢符取名高第。宜以書道欣竦多賀之私。乏便因循。而復不果。今當引牘濡筆。具答來貺。負負大難爲辭。故赧然作。已而三復教簡。情義周密。則用自慰曰。豈其念我如是。而以書問不至爲譴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夢符其心知我矣。豈尙我嫌。故釋然以喜。凡夢符與僕相知者。皆非世俗之謂。宜勿復縷縷云也。茂仁兄云。夢符瓜戍。期在秋杪。夢符才高學富。志行卓然。應卽橫翔天衢。以趨開泰之會。而方將戢翮枳棲。側偃乎其不宜也。然屈蟄所以爲伸。安知六月息。不爲南溟圖歟。不卑小官。固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也。夢符存問僕。委曲甚悉。佩謝厚意。何時可忘。僕味陋甚。與世外馳放跡。芄野荆扉蓬屋。竹樹蔽翳。讀書之餘。時綴小文。或微吟短歌。以舒情抱。雖瓶儲屢空。可忘也。自餘皆不足爲左右道。炎暑煩溽。伏惟侍次多暇。神明相之。尊候萬福不宣。

與林權縣書

蘭溪地雖小。亦萬家邑也。徵發期會。奉宣詔條。與銛筭所受訟記。雜然糾紛。蓋日不暇給。官數易。事益不治。弊積蠹深。吏皆上下手。索瘢出羽。直以賕錢多寡爲罪重輕。前令尹熟視袖手。無可奈何。要非剛健精通。令明禁信。以紐梏吏奸爲意。固亦未易治也。執事不鄙此民。辱屈臨而撫字之。潔己奉公。剛耿疾惡。私請曲謁。不得行於戶庭。決事處法。務自我出。不以委吏。繩奸發伏。有犯無貸。小胥老吏。跼足縮氣。慄如蹈冰。此蓋執事政蹟之懿。而輿人欣詠。以爲幸見者也。然尙有小未至者。蓋由弊事猥衆。翫習積久。蕩無條網。堆案相仍。叢集坳至。故雖以高明處之。亦或未暇千慮之一。脫有遺智。猶勤精思。夫以刺裁繁劇。而小有未至。固不遽爲善政累。然竊譬之。結綠夜光。朗耀晶瑩。有瑕焉若毫芒。雖未累其珍。要不若無之爲美也。顧執事區處曹務。俾就程律。循類按次。剖析無壅。則旁明洞燭。事至畢見。而無或不詳。政旣卽敝。彼雁驚行者。且不敢爲譟語。敢爲銖兩奸乎。退食多餘。於以便坐舒紳。靜頤神觀。不其休歟。浚鄙陋。適有名數。在部屬。邇嘗納謁進勸館人。曲蒙謙虛接揖。禮意甚備。不以編戶民遇之。是宜竭愚。少佐高明之萬。一十餘年來。更六七令。下邑困於糶政久矣。誠有以蘇息之。其爲愛仰心。當如何。若曰。吾姑攝是邑也。無庸爲率職計。則宜非執事之心。魯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當官而行。有不如叔孫之館乎。伏惟加惠此民。思所未至。而終以無倦。將見能名顯聞部。使者交書薦寵。被褒擢不遠矣。下邑其何幸如之。



# 香溪集卷二十

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祗恩宸辰。直制掖垣。仰宿德之登崇。翕輿言之胥協。竊以綸闈近密。鳳閣清華。職分押於六曹。任允嚴於四禁。必妙文華國。斯稱起草之工。惟精識研幾。乃盡判花之美。克當盛選。允屬元儒。恭以某官。敦裕而剛方。高明而肅括。偉才名世。厚德鎮浮。學洞古今。龜千年而五總。量涵遠大。器百斛而半虛。雅高難進之風。鬱有老成之望。簡在眷眷。儀於要塗。讎天閣之隱篇。正祠曹之缺禮。立坳墀下。旋綴錄於直書。壓角省中。遂通班於邇著。居獻納論思之地。掌典謨訓誥之文。豈惟使溫詔雅辭。炳若同風於三代。將必有嘉猷高韻。卓然獨冠於一時。注意旣隆。秉成可待。浚夙叨鑒遇。遠庇麻光。聆紫泥黃紙之除。徒知增忭。望紅藥蒼苔之省。莫遂修容。仲慶有虔。陳辭靡究。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疇庸疏寵。移鎮宣風。惟京輔之剖疆。非賢不乂。冀帝城之蒙福。與國咸休。眷求持橐之英。誕布出綸之號。蔽自注意。諧於僉言。恭以某官。學洞聖真。道隆師表。以至大至剛之氣。濟先知先覺之資。夙簡睿衷。久儀



禁路。邇分重密。來殿名邦。惠養編氓。道有袴襦之詠。誅鋤宿蠹。下無銖兩之姦。一方甫藉於承流。三月已觀於報政。德風追古。治等冠時。推名世之期。至於今五百歲矣。稽共理之效。其惟良二千石乎。頤上最書。茂膺殊渥。爰陞臨於近屏。用益著於遠猷。留婺境之愛棠。人思臥轍。相稽山之騎竹。日徯揚旌。蓋二天覃布於恩仁。故兩地舉同於慕詠。魏相揚州之治。已被深知。蕭公馮翊之除。姑爲詳試。旣民瞻之積稔。知公望之彌高。浚竊庇麻光。猥蒙顧遇。仰快十行之成命。敢伸三賀之微悰。易地班條。豈獨慶越人之安越。佐王入相。又將觀周旦之歸周。忝頌有虔。宜陳莫既。

賀婺州吳尙書復職再任啓

伏審奏最劇藩。被褒康之懋典。參華延閣。聯近從之通班。深注眷衷。悉還寵數。恩麻所暨。喜舞惟均。恭以某官。夷粹而剛方。高明而敦大。德風鎮乎浮競。亮節貫乎險夷。久服禁嚴。蔚隆公望。竹符分寄。殿天子之邦。葦杖化情。行古人之事。至誠不言而信。和氣無形而春。令政報成。優恩厲勉。尊臨千里。復借一年。兼榮晉陟於西清。共理尙煩於東道。帝城并蒙福。豈曰小補哉。刺史入爲公。方且大用矣。浚仰山末學。蔭宇寒生。嘗竊幸於登龍。猥蒙知於顧馬。遯聆新渥。快懌微悰。莫遂隅趨。徒虔廈賀。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伏審報政疇庸。祇恩移鎮。攀轅塞路。惠大洽於朱方。換印班條。榮遠踰於白傅。冀帝城之蒙福。示朝廷之深知。詳試近州。將加大用。凡居麻履。舉劇懽愉。恭以某官。學探聖真。望隆師表。耆壽浚久。在厥服。爲三朝

之從臣。直方大。不疑所行。推一時之傑德。屢分藩寄。每上最書。結北固之去思。臨中吳之舊治。郡人相慶。還依外相之恩光。童子來迎。爭看細侯之風采。深惟吏道。貴得人和。衆方務草木之知名。公獨與陰陽而合德。所居民富。易地皆然。簡在上心。承天寵也。既驟膺於褒策。佇卽對於賜環。入爲三公。永清四海。浚久叨恩紀。邈遠台儀。企宴寢之凝香。莫遑布武。仰置郵之傳命。徒切欣心。燕賀有誠。魚書靡既。

### 賀樓樞密啓

伏審祇奉綸書。寵還樞柄。任舊人共政。黎民職有利哉。頌聖主得賢。天下喜樂之矣。竊惟一人有慶。四方無虞。雖時偃五兵。不復折衝而決勝。然武有七德。蓋欲安民而定功。宜用碩臣。進司密地。恭以某官。天付正氣。時推元儒。得大學而三月不違乎仁。能誠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勇於義。果於德。蓋自比孟軻。以斯道覺斯民。則有若伊尹。久更夷險。曾靡磷緇。外雖恂恂而寡言。中實堂堂而不撓。往當晉擢。正屬艱虞。掌制北門。揮翰應掣鈴之召。本兵西府。運籌多借箸之奇。衆方不知所爲。公獨沛若無事。旋將使指。遠慰邊氓。撫秦隴之荒殘。致關河之懷赴。信是兼資於文武。宜膺注意於安危。繼丁私艱。久鬱公望。肆及迂衡之日。起分共理之符。班宣暫倚於維藩。眷想彌勤於仄席。謂陽城之賢爲刺史。美化纔覃於一方。使陸公之道行朝廷。大惠可均於四海。乃因移鎮。載見遽宸。遂命留中。寧容久外。復付機廷之舊。兼躋政路之崇。惟簡在既深。將勤勞是賴。必嘉謀入告於內。則膏澤益下於民。同寅協恭和衷。克左右厥辟。禁暴戢兵。保大以救寧圖功。鎮撫四夷。仁壽一世。使戰陣之間不至。而道德之威自彊。中國皆有安居。左衽罔不咸賴。浚向

風景慕積日滋多。八行罕貢於微僚。萬頃尙容於廣度。念遠跡他山之下。正邈親承。而見公此道之中。未嘗違迹。茲仰對揚於大冊。無遑進旅於下賓。第慶治朝。載陞耆德。夙夜基命。宥密方觀。佐理之勳。疇咨若時。登庸佇正。儀刑之位。熙春清淑。盛府靖深。神其聽於正人。天必錫之純嘏。願遵六氣。加練四經。仰承晝接之休。下副巖瞻之重。系頌增懌。敷宣莫殫。

賀徐江州啓

起殿上府。榮分左符。成命誕頒。羣情均愜。恭以某官。蘊端凝之器。負踔越之才。惴惴無華。如古循吏。疏通知遠。爲時聞人。累膺重寄。於蕃宣所。至茂揚於名迹。頻年均佚。輿論良淹。簡在上心。久著書屏之治狀。眷茲外服。聊煩擁節。以承流矧九江之名城。控千里之勝勢。實爲重寄。允賴能臣。注倚有隆。登崇可俟。浚雅蒙知獎。迹阻進趨。仰慶恩除。徒深忭頌。

代賀詹中丞啓

論事諫坡。奏囊封而悟意。持平憲府。拜綸命以祇恩。一臺肅振於紀綱。四海聳瞻於風采。恭以某官。德符帝賚。道覺民彝。厚性寬中。雖有容而敦大。古心勁節。自不撓以端凝。進逢華旦之紹聞。驟歷清途而融顯。通班兩禁。冠列七人。有嘉謀嘉猷。若王魏之善諫。皆正言正事。非堯舜則不陳。忠實本於愛君。志寧期於揚己。純誠上達。眷注彌隆。膺弄印之簡求。已聞晉陟。被覆甌之考慎。行慶登庸。某久竊依歸。最叨容接。仰聆孚號。載虔賀廈之私。倚俟秉成。將有在鈞之幸。莫遑望拜。徒劇欣愉。

代賀張帥啓

伏審黑稍臨軍。焯著衷戎之伐。朱弓錫命。懋昭獲狄之功。三捷騰聞。萬聲歡動。某官威宣漠北。望出山西。攀附龍鱗。飛揚燕頰。銀章粲煥。執干謹衛於千廬。玉節輝華。建纛榮兼於四印。屬胡人之射月。紛虜馬之飲江。直度胥山。橫窺禹穴。帝震赫斯而授斧。公當率止以乘騏。借箸前籌。早揆請纓之策。縱金徑進。遂成喋血之勳。力銳披山。勢輕破竹。兇醜四分而鼠走。我師一鼓而鷹騰。掃天狗之沃氛。拯人魚於沸鼎。凱歌入覲。寬九重北顧之憂。吉語旁馳。快四海南奔之憤。事曠前昔。名高斯今。某濫竊蔭雲。嘗叨披霧。親仰七擒之勝筭。敢忘三賀之歡言。

代賀章察院啓

祇奉宸俞。晉遷臺察。丈夫當敢言地。會屬明時。聖君用不世臣。茲爲盛事。贊書誕布。歡頌交馳。恭以某官。夷粹而剛方。清明而惇大。邁倫奇節。凜秋霜崑玉之姿。秀世高文。挾陣馬風橋之氣。歷揚臚仕。茂著英聲。進當開泰之辰。深被簡知之眷。謂天子耳目。其誰宜爲。顧朝廷羽儀。惟公懋德。庸膺識按。光對寵休。驟躋松廳。增重柏府。昌言動寤。豈特夜加於二階。速達登崇。佇卽日超於九級。遂陞邇列。彌發賢猷。某昔奉交承。今欣擢拜。撫小冠而効職。仰大厦以蒙庥。肅政靖深。芳春韶淑。祈符人望。倍護天和。

代上太守謝解啓

右某啓。伏覩本州解榜。叨與薦名者。英遊甚盛。俱推試席之高流。曲藝何爲。亦綴薦書之下列。靜循忝冒。

深劇兢慚。竊以於赫皇家。收寧大業。治功炳燿。文物葳蕤。酌千古之豐規。踵累朝之故實。立太學教於國。旣形四方之風。論秀士升於鄉。又下三歲之詔。通經入選。能賦分科。名藝無或不容。得人於茲爲盛。矧鄉壤之繁庶。嚮儒風之倡興。遂序至列於山樊。家書或充於棟宇。珍羣屬袂。集廣園者幾四千人。鑒裁提衡。預遴選者纔三十輩。宜有茂異。來膺採收。如某單微寒生。苦窳陋器。拾螢自力。數馬猶愚。字僅識於一丁。史寧明於三已。磨丹漬墨。徒勤十紙之書。對白抽黃。未辦八吟之課。何圖旅進。濫與計偕。退省寅緣。實爲幸會。茲蓋恭遇某官。綜百氏之學。倡六經之文。追古風流。爲時師表。借從禁路。殿是名藩。身蹈丘軻。若在唐之韓愈。士侔齊魯。由化蜀之文翁。開納有容。陶成無類。致茲孱瑣。亦被甄掄。某敢不加礪頑鉛。著鞭下駟。儻遂策名之計。誓殫酬德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洗手奉公。僅免曠療之責。需頭劾奏。過叨論薦之私。褒重一言。價增十倍。勒肌感著。翻汗兢慚。竊以人固未易知。譽或過其實。顧僞者繁而直者寡。豈不難哉。惟視所以而察所安。斷可識矣。彼浮躁銜露者。寧享爵祿。必眷厖福艾者。可成功名。心跡旣呈。人流自辨。如某鈍姿不穎。朴學無庸。偶綴下科。漫從薄宦。雖不能蠟言梔貌。以欺世而盜名。然獨有鐵腸石心。每誓身而秉志。衆方嗤黠。誰復知憐。自忝一同。曾無三異。惟抱勤拳之意。不忘占著之民。深絕吏姦。懼有索錢之蠹。敢傷農力。寧甘腰笏之勞。初匪好修。姑爲率職。詎謂大賢之容衆。俯矜小宰之無他。賜以品題。有存撫嚴明之目。使之砥礪。竭依歸酬稱之誠。荷戴無堪。

省循奚自。茲蓋伏遇某官。門承鼎鉉。才挺梁楹。華國文高。霄漢已觀於自致。登車望重。嵩廊佇副於人期。博取羣才。將資大用。因令樗散。亦被甄收。某敢不益勉。驚行堅持。株守自今。以始孤蹤。遂玷於陶成。不願其生。綿力庶殫於報効。

代賀富樞密啓

伏審顯躋祕職。光輔洪樞。渙汗風馳。驩聲雷動。恭以某官。高華大閥。赫烜英稱。士推韋康之淵宏。實偉世器。帝謂魏謩之謙切。真名臣孫。款奏論於閣中。執憲剛於毅下。亟任本兵之重。方膺注意之隆。然當猗狄橫驕。頻年大入。虔劉上國。燔剝生人。掠地覆車。詎伊攘卻。絕江並海。無或誰何。邊關未有奇勝之兵。帷幄靡聞伐謀之論。九重北顧。仰貽嘗膽之勤。四海南奔。悵切息肩之念。正須疏鑿。力拯橫流。有能竭忠節。以贊皇猷。於斯時也。將必剛主威而隆王室。其在公乎。內除飛揚跋扈之姦。外剪暴勃凌縱之虜。竦戴上聖。圖回中興。正位鼎司。勒勳金冊。某甫脫巾而筮仕。嘗披霧以修容。擬冶既開。竊幸三薰之大賜。雲龍胥慶。欣逢一遇之榮觀。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伏審祇奉渙綸。起臨名鎮。帝城不遠。价藩同三輔之區。民俗相傳。良守應百人之讖。仁聲先洽。懽頌交騰。恭惟某官。道極中庸。器凝方重。際興朝之開泰。被睿主之簡知。華轍踐揚。要途密勿。迴翔遺補。諫行而澤下於民。坐總銓衡。吏潔而俗移於下。旋聞均佚。久鬱具瞻。茲分綰於左符。實眷求於上意。尚書居八座。九

重舊識於履聲。刺史爲三公。一節當膺於環賜。姑惟詳試。卽後遄歸。某冰氏寒生。泥塗孤進。名在山公之啓事。心馳夫子之宮牆。包荒不遺。事先生有年矣。知恩所自。當國士以報之。況同編列之民。將被帡幪之賜。其爲幸會。曷勝依歸。部曲傳呼。遠仰驅車而夙駕。道旁伏謁。行肩騎竹以前迎。三賀惟勤。八行莫既。

代賀羅尙書啓

伏審祇膺帝制。晉長天官。據司典選之三銓。冠位佐王之六職。士心歸重。人論僉諾。恭以某官。碩德元儒。傑材瓌望。際開泰之休運。驟踐歷於禁塗。仗下抗言。每獻可而替否。殿中執法。不吐剛而茹柔。爲天子知。謂真宰器。曳革履而居八座。暫煩藻鑒於九流。調玉燭而陟三台。佇俟丹青於萬化。某登門下客。竊庇寒蹤。涇渭殊流。仰平衡之惟允。燕雀相賀。欣大廈之有成。頌詠惟勤。文陳曷既。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伏審宸心眷注。繪鼎鉉之英姿。天語褒崇。灑奎鉤之妙畫。恩隆當代。事掩前聞。朝野謹傳。華夷詠頌。竊稽簡策。間紀明良。西平刻圖象之文。非時君肆筆。馬令拜白書之賜。無宿德大勳。必逢上聖之有爲。斯見元臣之被遇。恭惟某官。佑時生甫。同德暨湯。先定成規。盡闢異議。決驅戎之策。登論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仁壽之域。公功業迪。帝庸作歌。畫煥麒麟。章騰鸞鳳。式贊股肱之美。示嚴體貌之尊。列辟具瞻。謂相君之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尙矣。實繫垂休於萬世。豈惟示寵於一時。永鎮廟堂。枚寧區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鈞陶。銜戴恩

私獲逢榮盛。誦聖言之渾灑。竊仰昭回。慕真相之威稜。莫遑稱慶。馳心欣快。矯首瞻依。

回許丞啓

光膺薦書。移宰劇邑。仰慶雲之結庇。棲倚方深。念愛木之留思。攀依曷既。貽緘戒別。感篆增情。尙期布武。以請違。少控搖心之系戀。

代謝循資啓

叨膺多賞。濫躡階資。覩墨奚堪。吹枯有自。伏念某三羸蹇質。一割微才。屈首受書。本在諸生之下列。折腰爲米。猥從末吏之餘塵。初不能突梯以詭隨。故每遭圓枘而難合。雖迫號寒之念。恥求得熱之方。迂疏無庸。歷落可笑。伊誰許與。第見擲揄。身伏沉泥。幾十年而不調。心止如水。雖萬折而靡迴。不逢照膽之明。曷吐揚眉之氣。此蓋某官。毅推士類。衡評人材。大賢無所不容。小善率皆以錄。顧如羈滯。亦被播揚。昧門間半面之私。邊膺齒識。蔑堂下一言之美。輒辱鞭驅。偶收薄效。於鷄鳴。例得小伸於螻屈。士爲知己者用。愚請繼今以言。益礪齒而堅修。慨捐軀而自誓。小人願也。國士報之。

代賀許右丞啓

顯拜綸絲。晉躋管轄。仰仁人之在高位。慶聖主之得賢臣。華夷聳觀。朝廷歡勤。恭以某官。伊旦事業。夔臯才猷。龍淵早振於聲華。經筵雅推於韜蘊。紫鸞意氣。自騰超許之姿。峻峯文詞。兼得中和之美。三朝耆碩。一節險夷。入拜青門。論駁數聞於可否。進籌白筆。按押不避於近強。簡在帝衷。擢登宰貳。天欲中興於唐。



室公實左右於商王。紐網柅輪。可但庾宣之規制。爲霖作楫。會觀傳說之彌綸。佇五鼎司。式符巖望。某叨膺獎鑒。例入陶鈞。大廈有成。敢忘燕雀之賀。神龍垂護。願同魚鼈之嬉。

代謝太守薦舉啓

三歲備員。曾蔑割雞之効。二天竊廕。更叨顧馬之私。過賜挈提。曲加論薦。省力縣而惕慄。戴恩紀以銘銜。竊考舊聞。照垂前志。惟善能舉。其類於人。何所不容。擢犀角固貴於精求。蓄牛溲或聞於適用。類多善誘。初不遐遺。去古夙遙。取人大異。舉六者用其一耳。勢或奪之。拔十而至失五焉。鑒亦疎矣。必旣明而且哲。又以公而滅私。乃能盡紆餘卓犖之才。亦不棄寒素卑微之士。如某者。窮鄉孤進。曲學陋生。徒懷肝膽之輪困。殊乏文詞之婉軟。麤官落拓。末路衰遲。審己行而審己才。了無足算。非其義而非其道。敢妄求知。矧以駑委。猥當劇邑。民風厖錯。簿領沉迷。凡睚勉於事爲。盡遵循於條教。居多通事。已蒙轡策之寬。豈有微能。復被品題之重。椎魯實漸於誠懇。迂愚何有於端方。其秉心而奉公。蓋本維藩之流化。謂或堪於繁要。將有意於生成。忝幸惟深。資緣有自。茲蓋恭遇某官。挺生名世。濟美相門。爲人物之依歸。膺屏翰之分寄。洞見長吏治迹。不待循行。樂成士子聲名。每形餘論。因令頑鄙。曲被采收。某敢不勉稱褒言。益堅拙守。謹身率職。用逃瘴曠之愆。効節輸心。誓竭糜捐之報。

代上太守啓

巾構侍席。嘗蒙一日之知。銅墨効官。將竊二天之庇。靜惟幸會。深劇依歸。敢貢起居。併伸悃悃。恭以某官。

清明而剛大洞達而端凝。氣塞天淵。名高日月。言語妙天下。根奧學之紛綸。出入冠諸公。凜英姿之奇傑。輟從禁路。來殿名邦。父母撫綏。神明發擿。姦吏墜蹤而落膽。齊人吐氣而伸眉。豈惟草木之知名。兼見袴襦之流惠。維藩偃息。報政推優。復借一年。已被褒康之寵。使宅百揆。佇觀考慎之除。某卑鄙賤生。衰遲孤進。猥叨吏屬。行奉教條。念方隨牒以前趨。尙及賜環之未至。天其或者。俾將有所遇焉。公實收之。則宜如何報也。瞻黃堂而仰斗。傾丹府以搖旌。梅暑在時。麥涼戒序。益祈頤衛。卽慶登崇。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臣聞道雖不宰。妙功用以難名。神則無方。挺精誠而可格。輒傾微悃。冒仰高靈。伏念臣猥以庸才。濫當劇邑。屬陽盈之愆候。繫旱虐之踰時。雖徧走於神祠。靜無證効。蓋率由於秕政。積有咎愆。曾微禍罰之加身。顧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用祇枝淨場。虔延眞侶。齊明歷吉。懇款求哀。恭聞太乙之尊。儼在天神之貴。位通帝紀。象著極樞。豈惟當行次照臨。誕敷五福。實亦主風雨水旱。上躡三階。敢對霄穹。嚴遵科範。披洞經於藁簡。薦芳醑於瓊尊。憑藉薰焚。用上章而悔罪。庶蒙開釋。卽從欲以流恩。伏願臍蠶冥通。颺游紛集。上眞昭答。列聖哀矜。悼平民之非辜。極多稼之將槁。風霆震薄。驅左落之神靈。膏澤滂沱。蘇中田之焦卷。靄陰彌積。靈霽無垠。將期爲三日之霖。不特被一雷之地。稽首重拜。馳心九關。



# 香溪集卷二十一

傳

##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略。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當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灑河。要阨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倚虜。牽掣太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國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檄徽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奈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申覆。且建不可。況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飭備。殺甲蒐衆。田並塞地。儲具饒衍。士告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教戈舡卒。乘羊車。渾脫亂流渡。掩虜不做。虜日虞見襲。震悸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爲九州都統。結

墨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患者。於是。以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無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虜。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尙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虜。遂斬婁宿孛堇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徽言堅壁持久。撫靡疲傷。距禦外攻。遣沒人泗河。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虜慶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虜進攻。數債負不得志。圖之益急。爲堙繚城。笮陞陣。晉寧俗不井飲。寄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菱石。湮壅股流。城中水乏絕。資廩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惴憂。知殞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殘夷之餘。哀折槩斷刃。矢死固守。既久無援。自度不支。取礮機篋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挾液蜜書。僂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飛笥上。陰約婁宿。啓外郛納虜兵。徽言擁帳下土。決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衆蟻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虜賊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到。虜兵猥至。得挾徽言去。然尙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徽言所親。俾說徽言。盍

具冠靴見虜帥。徽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廡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汚左袵官，不卽愧死，願以爲榮，欲詫我，且爲虜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答曰：我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旁行，僞制誠，徽言曰：能小屈，當使爾世帥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渠爲虜屈耶？爾胡酋，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意象自若，被衽迎刃，無小變。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徽言死，怒婁宿曰：爾虜狼，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婁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徽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徽言不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蘭溪范浚曰：徽言死封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濡，海內澹然，熙乂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顛不目金革，戎政垢玩，將貽弱不武，士卒墮冗，耄賸備數伍符，戈甲曠蠹，城障夷隴，一旦外侮間興，揚埃猗夏，鼓行長駢，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仗節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徽言比者。方徽言力保晉寧，蓋患虜鷗跼跼，日夜厲心疾首，欲疽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齟齬視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

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爲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萬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軍。覬得合擊虜。徽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卽表功。隨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旣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爲名哉。而卒賚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數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蹀血窳虜。縛九州都統。殺婁宿李董子。虜方益甲餼粟。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阨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諭河西諸郡。因詔徽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間關行。累月始達鄜延。而晉寧城陷。徽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漢忠臣翟義傳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又素著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肴酒。過謁丞相。

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白立立語自如。義內謁徑入立。迺下走。義既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縛送鄧獄。掾夏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勁正。實過之。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乃遣孫建。王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弑君竊國。罪貫浮于田閭。漢廷羣臣。曾無一以忠憤聞者。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爲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歆反爲莽屯宛。宏反爲莽將兵。劉氏若此。他姓臣復何望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宣言周公攝政。管蔡挾祿父畔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興者乎。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憑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戴漢宗。爲國誅逆。功雖不遂。其意象爲何如耶。抑又聞義兵初興。三輔人霍鴻輩並起應。義謀攻長安。衆至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



日夜抱孺子。告禱高廟。放大誥作策。班行天下。諭當反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戮元兇。如摧枯。復明辟。如反手。功必成矣。不幸至於遽敗。猶宜錄其忠義大節。標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既不爲義特書。而附見於方進傳後。又譏義不量力。以隕其宗。春秋褒貶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情辭慷慨。固以隕宗殉國自期矣。不量力而死。孰與事漢賊而生乎。固之評於是爲大失。因補其遺作漢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蔡定。字元應。越之會稽人。家世微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力使定學。身勞苦資之。以故定處黌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誑誤。例在勅中。革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皆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於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竊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圜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於戎行。弗許。請隸伍符爲兵人。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纏乎。父耄耋。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鬪死矣。庶有司哀憐。幸而釋父。則雖委身重泉。於登天爲不殊。於是預自誌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敍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自沒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子也。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卹具家。蘭溪范浚曰。嗚呼大孝。吾不得而見也。孝若定者。亦今世之所鮮聞也。世之人視親。若視其妻子之心切焉者。無也。

彼惟庸愛在妻子。而斯須之愛在親。親有勞苦。不肯一勤其手足代之。其肯殺身以出父於囚牢中乎。今之爲人子者。有觴酒豆肉。持羞其親。則已色然自得。謂爲難能之孝。況若定之捐軀活父。其爲孝又可究乎。予得定所爲誌銘與狀。感其言情哀至。至爲泣下。念定孝若是。是宜見旌於時。而事不上聞。定將無以自見。故爲定作傳。冀他日萬一獲私於良史云。



# 香溪集卷二十二

## 墓誌

### 高府君墓誌銘

右修職郎高府君諱廉字清臣年七十臥病卒于家既問龜以窆得日其子榜書來請銘於香溪范浚者三義不得辭蓋榜與予同鄉邑娶予外兄江處州之女又從予學久故獨求銘於予且其書辭曰榜之積罪不殞泯而俾先人無祿榜將何聊以生惟終事之未衰姑綴餘息敢告窆期祈深哀之尙得銘以昭諸幽則其垂無止豈惟不肖之孤賴之將先人實安於藏蔑遺恨矣榜惟哀慕其親至無已也而拳拳於得銘是亦稱親之孝固予他日所以教夫學子者銘其可辭又榜族兄宗弼狀府君行實以來屬宗弼里中艾儒篤厚無華非貌言者予因撫其事書之按府君婺之蘭溪人曾祖之勝祖全父逢世以貲豪於邑至府君始爲諸生試有司既數不利父諭之曰凡人仕進非一軌能佐國用如漢卜式不亦可乎府君聽令補太廟齋郎調授右迪功郎主信州弋陽縣簿將赴丁父憂既卽吉浙部使者以府君有吏才檄攝台州臨海尉歷五月代歸又辟杭州昌化尉未行會青溪劇賊張甚陷旁郡邑府君慨然曰先人固命我如漢卜式式知憂邊吾顧不能衛鄉壤是死吾父而棄誨言吾不克子矣於是募拳勇合里衆揚兵固壘爲武

守盜不敢犯。王師復婺。府君以功當超進五階。適兄之仇與在賞中。府君泣言曰。吾恨不刺刃其人。使吾兄釋憾地下。胡顏與共冒榮乎。遂不受賞。其後防遏使錄府君他功。奏遷右修職郎。於時或勸之從仕。府君太息曰。吾母抱病日益劇。吾方侍牀下。不可一刻輒去。尙何仕。母尋不起。府君終亦不仕。蓋府君資孝謹。自髫幼時。大父喪。明能扶持不倦。長而執子職不遺力。親有疾。絮藥在膳必躬。夜不解衣。雖久彌虔。再遭閔凶。樂棘毀瘁。當二兄議析產。府君推肥美地。取荒頓墮者。兄歿。庀葬具如禮。資其孤。使妻娶。又好施。予凡道路乏絕。若親故叩門。率賙之不靳。歲荒。作糜餒以活餓人。或倒廩賑貸。有逋租負錢。多折券不責償。鄉人稱之。暮年。優游家居。飾園宇。日與客銜觴高會。曠懷取適。不以利害得失經意。惟篤於訓子。作齋館。架書其間。厚禮致文儒於師席。方使桷從子游。身送之。予家。懇懇謂予。桷也。材下。宜擯不教。幸而辱收之。其將何學。惟所命。弟覲桷。或知行身之萬一耳。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夫桷也。觀府君責桷之意。可謂知本矣。而桷亦能持身務學。姁姁謹順。爲克家者。蓋嘗論世人號善治生。往往豪暴漁奪。以財力役使小弱。雖壤長貲積。而爲後人怨。府亦益深矣。惟府君修先業而息之。未嘗爭利。顧獨行惠。赴人艱急。使閭里樂其和厚。又知以義誨桷。則所以遺厥後者。與時俗固殊。可尙也已。府君卒。以紹興十有七年春三月丁卯。窆以十有八年秋九月己酉。娶舒氏。先府君九年卒。墓在縣之甘棠鄉仁壽原。府君所合葬也。有男女四人。男長曰才之。早夭。次卽桷。女長適進士徐毅。次適右迪功郎江軹。孫女二人。銘曰。盡力於親。行惠於人。其厚也。性。茲惟基之。後人承之。尙嗣其慶。

安人胡氏墓誌銘

安人胡氏。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公諱惇禔之妻。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諱術之介婦。世家嚴之壽昌。大父楚材。爲眞州判官。以介直爭事。觸部使者怒。拂衣徑歸。父彝。提筆試有司不偶。取夏課裂去。著居士服。立義於州閭。尙氣豪舉。代有令德。是生安人。節行純備。方髫稚時。淑靜儼雅。不習游弄。不爲嬌笑戲言。外祖太府少卿范公鏐奇之。顧謂居士君。而女婉懿有殊姿。宜以室良士。吾外孫惇禔。江氏之秀。器度甚偉。行礪而文。而女捨是將孰與。居士曰。唯敢不惟公之從。卒以女於江。時婺之蘭溪。言令姓者推江范。而胡亦嚴名宗。三家族屬各千指。舉稱安人賢。入門贊見舅姑。上下交賀。祇率婦事。久益起孝。侍疾不脫帶。喪之羸毀。類如其夫。時節享嘗。薦藻納豆。必躬視惟謹。承內外尊己者。與處敵以下。至遇媵侍。率中度有宜。稱處州使君歷官久。所向號治。獨瘼蘇枯。民以永懷。安人實左右警益。助爲寬大。宣和初。山賊來自婺源。攻陷蘭溪。殺官吏以逞。窮索不置。有逼使君行者。使君方丁大夫公憂。疊然麗縵。顧慕靈几。伏哭不能興。安人攬涕開慰。君弟無虞。日君令婺源。子其人有留惠。彼雖暴桀。非有鳥獸心。忍忘恩紀。加所天邪。旣而如言。果不害。後使君攝衢州江山丞。適叛將苗傳兵潰涉邑境。王師追之急。他官怵迫。不知計宜。皆輕遁。使君謂義當堅守。供億我師。去則乏軍興。雖卽誅何補。安人亦激烈贊勸。君抱責於此。效死固其所。無以我輩爲私憂。將與君俱死。使君卒不去。人以爲忠。蓋安人識通悟。動見事會。於使君克有相云。性儉素。不隨俗爲誇華塗澤。笄珥襦褌。無采翠繡飾。一敝衣。雖屢紉濯。猶服之不棄。蠶織每身其勞。子或諫止。則曰。

是固婦人事。非利之也。爾儒家子。耕稼勤艱。情不及知。我自力爲此。聊亦警而輩耳。因命家婦稚婦。汝有婦職。其可一日不虔。始吾歸爾舅。奉沃盥拜堂下。威姑訓以先世勤約之規。吾日銘於心。今用以誨汝。豈惟汝所宜守。當奉之爲世戒也。使君旣沒。遂屬其子。無以家事關我。旦旦取天竹書。誦諷沉研。不忍翦生物。間卻葷血。爲伊蒲寒食。恬默無營。若自得者。平居未嘗遇病。髮秀益康。瞻聽瞭聰。由其居心樂易。致之宜以永年。忽得微疾。遂不起。聞者咨悼。實紹興十有九年正月壬辰也。年七十有三。生子三人。男曰軹。右迪功郎前虔州瑞金縣西尉。曰靱。舉進士。皆謹謹自持。女適進士高梅。孫六人。咸幼。其一男也。安人之垂終。告軹等。吾自視危懼。息且不屬。幸及爾壯長。嗣業爾家。惟飭己在不怠。庶永有就。爾克用我戒。則我爲不死。我亦念爾父。官進勤劇。將身不緇。越旣棄爾藐孤。吾周視篋衍。曾銖縷之不蓄。吾惟攻苦以育爾。克至於今。彌無餘資。死能葬我。稱家率禮。俾人無爾非者。是爾爲克。歲我終事。吾見爾父於地下。靡有憾矣。二子遵之。使來香溪。告少卿之孫浚。曰。吾母將以十有一月甲申。遂安柩於縣之龜坑。西原先君之墓。敢請銘。浚惟我妣榮國夫人。謂居士君實伯兄。合中表言之。浚謂處州外兄。謂安人外女兄。安人且謂浚外弟。銘安人莫如浚。宜謹諾。爲銘曰。芳徽淑行。世軌儀。女婦姑母。茲其規。我撮懿跡。聲於詩。琢珉藏其告。無期。

吳子琳墓誌銘

君吳姓諱珪。字子琳。婺之金華人。曾祖藻。祖善。父權。世隱約。君幼謹順。壯滋有立。父知可倚。俾卜別墅。理

家生事君亦念世業汨振。惕焉遵命。度地得靈岳林泉之勝。結廬以居。爲裕盡計。常鄙世俗嗜利子。吝貪無藝。以子貸豪取。牟息倍稱。我則不爲。第務以信實得人和。賑憫單窮。率本業之。不立券牘。或負約。將剔田帖屋以償。則笑謝曰。以逋負利人田廬。豈吾心哉。卒棄責弗取。凡其意氣闊達類此。越四十年。儲義甚富。而日積月衍。資亦高矣。會睦之劇賊。充斥不制。四掠比郡。婺浸爲盜區。君徙家集族。壁險自固。距所居十里餘。日營支計費。恃無仇怨。常出歸自如。間逢兇衆。方屠別人。皆擲刃斂衽。疾言開慰。我不敢暴。其無恐他盜過者。亦相戒無窺吳氏。每望屋引去。兄子曷家烏孝。盡室前已歸君。久之。曷方挺身來自問道。爲惡少遮止。問爲誰。將安往。曷對以實。惡少愧謝。炊黍供待。護送歸之。君時姻舊逃亂。相依倚。凡數十族。經給資用藥物。均惠有終始。鄰曲附賊者。持米肉來餉。君因以禍福鑄曉其人。盍卽效順。無久迷繆。爲此不祥。徒以身膏官軍銳鋒。衆感悟。釋柴械而還。民伍者十九。逮賊平。向藉君全濟者。多負不知報。人謂自是有以緩急告君。當戒門以絕矣。後成臯挾潰卒攻婺。郊郭草擾。依君者愈衆。君益開納。厚相勞苦。必於我乎館。意顧倍蓰於昔。人始咨歎。以爲難及。君性和裕。於舅弟友睦。方議別籍。悉所有均析。不名其私一銖。於遊從。未嘗以貴勝寒品。生輕重心。於細人。務爲并容。謾欺玩靳。一不之詰。至或挾豪佩勢。臨之。則毅然不受。里中人推爲長者。皆慕賴。或他適。往往丁老叢集候門。若待哺然。有鬪爭。君一言曲直。各厭悅解去。蓋其平居立然諾。故素信喻乎人如此。紹興十有八年六月己未。以疾卒。年七十三。娶郭氏。生男三人。曰昶。曰昂。曰晟。女五人。長適進士邵汝能。次適進士何溟。次適左奉議郎湖州州學教授唐堯封。次適右迪



功郎宜州河池縣主簿俞允恭。次適進士何冽。孫男八人。曰三錫。三益。三畏。三省。三思。三復。三俊。三英。孫女六人。長許嫁唐仲義。餘在幼。君雅知慕善。開館貯書。延良師。碩友。使子姓稟學。故昶等皆競爽尅厲。昂以藝業。登名於薦書。士友稱之。君方疾劇。顧昶等與諸孫戒曰。始吾至靈岳。未有溫飽計。今服食兩餘。非智得也。有命焉。若等當益殖學。無務殖貨。力行勤儉。謙厚四者。如吾平生示訓足矣。言既奄然。以瞑。嗟夫。今人愛子男。遺之積著。恨不百鉅萬。失學無教。或不能記姓名。女嫁之甲門右族。無復擇對。多與凡子。君獨能以詩書儒其子孫。將終之言。猶婉勉以義。其得塔又皆郡邑彥士。可謂知所以愛子矣。二十年正月丙午。葬於縣之東溪古寺山之原。前期昶使謁銘於香溪范浚。昂且來屬。浚顧同鄉壤。又得君行實狀。稽所聞爲信。或益以狀之遺事。諉浚曰。是宜傳載。因知君爲人稱思。沒且不忘。銘其可辭。銘曰。人當畏塗。身窘不容。君逢艱危。克允厥宗。惠於鄉州。長者之風。恩或我孤。我益有終。儒其子孫。慶則自躬。有銘幽墟。刻示不窮。

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夫人章氏。開封人。故將仕郎諱發之孫。贈朝奉大夫諱志孟之女。章氏世爲右姓。大夫寬然長者。喜以義紆人急。方吾祖少卿舉進士。客京師。大夫相與厚甚。吾祖仕。旣位於朝。念大夫雅素不忘。而大夫愛夫人。亦欲以與。范氏。吾祖顧我叔父曰。爾宮其納幣。以爲爾相。故夫人歸於我。章范用益親。其後大夫之子震。官陳留。遇虜以忠死。三子負其母奔。俱來南。依夫人。夫人除奧室處之。供待積年。滋有恩意。人皆賢夫人。

成吾祖念舊之志。克有終也。夫人明悟靖莊。承宗事謹。奉舅姑孝。御下惠而嚴。凡佐我叔父。率順且有助。性素約。縮衣嗇食。資用無侈長。我叔父捐館舍。夫人卻家事聽其子。日清心翫西佛書。嗜善喜施濟。涉以梁杓。起病以藥石。卹死以葬埋具。有孤寡不能嫁者。爲辦裝擇對使有行。姻戚隣曲。多蒙其惠。年七十有一。得積寒疾。臥累日。日劇不衰。以紹興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卯。卒於家。遂以十有二月己酉葬。自我叔父墓於勝觀原。二十有四年矣。於是以夫人治命。更卜兆於塋東十步所。用遷窆我叔父。越三日。夫人合祔焉。夫人生男五人。長曰淇。故任右承直郎衢州開化縣令。次曰注。三與鄉貢。次曰汲。學該涉有志氣。次曰滂。開化令。及仲叔季。皆先夫人卒。其幼曰津。女二人。長適右承議郎通判洪州徐端禮。次早卒。孫男九人。炳。燁。煒。焯。輝。光。炤。燾。烜。津。與諸孫。皆力學問。燁嘗在國子薦籍中。孫女十有二人。長適右承直郎張文之。次適右承直郎章著。次適進士蔡九齡。次適右迪功郎晏節。餘髫髻。曾孫四人。坦。埴。埴。曾孫女五人。夫人之祔既有日。津以埋辭屬其從兄浚。浚曰。叔妣夫人。先世令族。父克義。兄克忠。夫人之賢也。固宜賢而有傳。以示後。亦宜也。願雖文字蕪鄙。其何敢不力。惟我叔父世系爵里。與行事自有誌。今卽蓋石。書夫人懿行。卒葬。月日。琢之。歸諸墓。

張府君墓誌銘

諸暨張龜年。卜葬其考府君前事之月。以行狀走書。謁銘於高平范浚曰。龜年無似。日獲擁篲牆屏下。竊自比數於諸生。敢告不弔。惟身負靈逆。上禍慈考。欲養之志。終天莫伸。願方當門庀事。不敢卽死。窆有日。

矣。儻幸而賜之銘，使有以告於窀穸，是大憫其孤藐而顧覆之。先人有知，將不憾於地下。書至，浚一再閱，爲之悵然。如見龜年稽顙觸地而聲其哀也。初，龜年來蘭溪，從予學。府君以書先之，問可不可。辭連累數牘，又以予所厚書來言。旣又以書道謝懇懇，逮龜年踵門，禮恭而辭順，授之學。服習不懈，中易直無歧徑。同舍生舉稱之，因知府君力於誨子，非一日積。又使之越境來學，此其意亦已篤矣。今世積居潤室者，所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頽取仰拾，爭錐刀之末，以滋貯儲，有讀一帋書，則奪取藏去，或擘裂以供覆瓿，怒而曰：吾將使金拄斗，牛馬以谷計，何物癡兒，敗我家戶事。顧欲作忍飢面翻，故帑邪？是用大家子多齷齪不勤，卒或無以自業，故予於府君謂知以義方字厥子，是異乎末俗者也。今得其行事狀，益見逆知府君果不妄。矧龜年以嘗請業，故來祈銘，而叩叩之悲，將得辭乎？按府君諱緒，字端遠，紹興府諸暨人。自髫年知勉於學，其父居邑屋，以氣概唯諾聞，賓禮善士，使子姓從之游。故府君益習業，嘗宣和初，有籍在州校，會盜發青溪，亂挺越部，府君鳩族屬聚落，合力保壁，衆悉附服。貧丁輕猾，無敢去爲椎剽，鄉境賴安，而貲僦用無遺餘矣。繼丁大故，生業益落，府君得計研心，筭以治產，累歲遂至饒衍。然奉身菲約，知推分自安，有薦之戚里，要人奏補承信郎，初非其志，不求官進，乃樊圃沼泉，爲游亭閒館，蒔雜花美木，置酒流覽，以娛客。士夫過之，嘉其好事，自喜平居，賙救鄰曲，多趨人急，或寢且病，遺之珍藥，不以貴靳。歲計食粟，斥羨積平糶之，有所稱貸，率薄其贏，里中子錢家，因相視爲率，不得多責息，嘗大雨雪，寒玄積白，府君登樓憑眺，有至晡西，無炊煙者，慨然發困分贍，所全活甚衆，大抵設心本夫慕善，故近厚。

如此府君以紹興十有五年夏六月丁酉卒。以明年冬十月甲辰葬於縣之概浦鄉梅塔原。年五十有二。曾祖參祖湜。父譽。皆不仕。娶蔣氏。生男二人。龜年其長也。次曰椿年。孫男三人。孫女一人。銘曰。勤以厚其生。又知義方。惟圖之良。後之人勿忘。卜兮食西原之岡。坎厥中而藏。其安無傷。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紹興五年夏六月癸亥。右朝請郎高平范公卒。以冬十一月乙酉葬於婺之蘭溪縣北觀後山。前事其子使來乞銘於祕書少監潘良貴。曰。端疑不天。先人倅鄱陽。以疾請老。繼卽世。諸孤念安厝之重。姑忍死銜哀。奉喪歸卜襄事。既得日矣。圖所以銘埋石爲不朽者。敢以勤執事。良貴於公同鄉壤。且有好舊。銘其可辭。按公諱溶。字茂寬。世爲蘭溪人。始以祖仕補郊社齋郎。調授將仕郎。開德府司理參軍。歷洪州左司理。維州士曹左推獄。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官。凡九遷。至朝請郎。章服銀緋。公練熟吏事。於決獄尤詳明。三爲州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囚有毆婦人傷甚者。墨曹以破骨限辜。既四十九日。而婦人死。公曰。法破骨限日以五十。而創傷辜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得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其人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以踰月論。囚得不死。其平反類如是。治歷陽有惠政。適淮東西歲大祲。米騰貴甚。所至發廩舉荒政多乏事。獨公處畫有條略。飢羸流冗。赴如得歸。全活數萬計。朝廷遣訪使察兩道賑濟。首薦公能。時郡將喜柔佞。且悍刻。遇吏屬如束溼。一語不合。輒文致以罪。曹掾輩阿匿趨和。猶惕息不自安。公日以職事造請。恥苟爲隨順。常引義固爭。將不悅。因寤公。徧捕邑胥史。械繫笞

楚推詰百緒。迄無纖介事。及公者。公久移病。臥不出。吹毛洗垢。一聽之。既引日。將愧無如公何。則使人諷公謝。已當置獄。公不屑曰。我誠有罪。謝不可。誠不有罪。可無謝。君方投幘須勅去。將非吾所任事也。遂不謝。而獄無所歸。亦尋寢。有盜羣輩。毆攘橫不制。公出奇略。縛取之。鞠司薄其罪。以害公賞。公曰。是吾心也。以職取盜。盜釋弗誅。責塞而人無殘。何賞如之。不復辯。至武康。訪邑父老。以疾苦。咸訴前令尹定物力。溢故數錢千者十餘萬。科斂遂煩。而輸不前。公欲更之。吏白版已上。郡須三歲可改定。公曰。是且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告喻父老。概除十之二。繼列其弊。白郡。追易前版。人以爲利而不私。錢塘亂卒。嬰城以自固。距邑不三舍。聲欲樵境上。民悉荷擔。公列夫屯。扼走集。固圍飭備。候邏嚴密。闔境恃以無恐。方諸道會合之師。烏雜環賊。不用命。戰未接。輒潰去。所過因暴抄。有犯邑者。乘暮夜斫柵。蹙而入。公率衆逆之。曉謂曰。爾討賊者。而欲爲賊乎。王師行。卽至。毋自取絕頸禍。且爾假道。不過圖一豈苟安。捨仗不吾擾。將館爾於市。糧扉麥秆。惟爾之須。不然。吾衆銳不可怒也。其人皆聳聽。讐愧。合言曰。惟公命。則褫甲束刃。入就館。無敢輕出。與市人交語者。不信宿徑去。以故武康獨無剽掠患。及將代。邑人安公政。再詣行朝。借留鄱陽號劇繁。公以鎮靜佐郡治。雖軍書饋檄。委杳無間日。每支計得宜。能不擾。以及事會。歲早。官平糶。以資餓人。公適攝守。命吏毋限郊郭。隨至畢給。又倍稟之。率人日得二日食。眈他州流惠爲多。旣而早愈虐。公以爲憂。徧走羣祠。禱雨甚力。因得疾。竟以不起。人哀之。公自蚤歲。懇懇嗜讀書。入官猶不廢。間提筆遊舉子場。兩與賓貢。補太學內舍。雖不第。而學彌篤。該涉經史。綴文裁詩。語皆溫粹。有典則。性宏厚。孝友於

兄弟族黨交游無不善。立義甚高。喜趨人急。北海工曹元億。嘗改京秩。而薦章危及格。且代去。去則章不可得。公以己所得章推與之。人稱爲難。生平恬介。未嘗趨競。仕雖累歷。而清苦自刻勵。又好施予。卒而家罄乏。無餘貲。享年五十有四。曾大父中孚。故贈左正議大夫。大父鏐。故任左朝議大夫。父筠。故任左承議郎。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母安定胡氏。贈同安郡夫人。娶今右朝散大夫廬陵歐陽中之女。先公十四年卒。贈安人生女一人。適今右承議郎林元忠。男四人。惠州文學端凝。其長也。次端丞。端輔。端弼。俱力學問。孫女一人。孫男三人。曰武仲。文仲。牧仲。俱在幼。公之歿。凡知識大夫士。若州邑朋舊。至田里細人。無不歎悼。有泣者。銘曰。何中之平。不谷不陵。而不長厥齡。何仕之能。又惠且清。而不公不卿。惟蓄德之贏。爲嗣人之承。其徵斯銘。

祭姪端受文

維年月日。叔浚等。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物故四十五姪之靈。嗚呼。惟我伯父與先兄。沉光匿彩。再世不大。爾能克紹前人。積銖累寸。訖於有成。女得所歸。男知學問。辛勤以有屋廬。則爾之料理家生。豈不艱哉。以常人視之。宜息不暇。而爾能外交士大夫。內睦宗族。至閭里姻舊。承上以欽。撫下以仁。各得其心。有緩急扣門。惟力是視。無毫髮靳色。則爾之才可知矣。余與諸父子姪。展維桑之欽。歲時節臘。弔凶賀福。舟車馬跡。經於邑下。無問晨夕。館於爾穀於爾者。凡幾年。意有初終。亦難能也。謂天假之年。享爲善之慶。而一病不起。子方從學。不克俟。其有成。豈報於身者如是之淺少。而貽其厚於子孫乎。我與諸父宗人。尙能

撫爾之孤。以遂爾之志。今爾空得日。率香溪之族。祖奠道周。爾其有知。庶幾來靈。尙饗。

